

赤燁信

傅 仇 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

赤 樺 信

傅 仇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1957年·武漢

赤 樺 信
傳 仇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建新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1/32 開·1 5/8 印張·32,000字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-1,600

統一書號：T10107-60

目 录

神山的傳說.....	1
森林炊烟.....	6
森林之家.....	10
森林的早晨.....	14
大风雪的早晨.....	18
森林的春天.....	22
森林中的珊瑚.....	25
再見吧，共产主义的森林.....	28
赤樺信.....	36

神山的傳說

我走进茫茫的大森林，我象伐木者一样訪問每一棵树木，我象猎人一样探視每一株野草。我要問紅樺、白楊、云杉，可曾紀錄有森林的傳說？我要問羌活、貝母、薄荷叶，可曾知道有关森林的故事？

藏民有樺木板刻下的經書。至今寨子上还能找到枯藤挽的小圈圈，每个小圈圈都紀載着祖先留下的事迹。可是我却沒有找着森林的傳說故事。我只是从寨子里人們的談話，大塘边人們的細語，古老的歌謠，草地上牧人的笛子，猎人在篝火旁的回忆，伐木者在帳篷里的聊天，知道了不少材料，把它們联結起来，就是一个森林的惊險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川西积雪的高原上，在理县来苏沟的大森林里。

几百座山头藏在风雪里，几百里的大森林藏在烟雾里。几个世紀沒有人烟，荒山长出了封天的森林。据說三国时候，諸葛孔明調兵遣将，在这里設計摆陣时，这里还没有林木。藏族部落就是这时候迁移到深山里来的。山上沒有人播种，树木是怎样生长的，誰也不知道。民歌中唱的是：“大山就是森林的母亲”。树木象是在人們不知不觉中，长成了茂盛的森林。藏民們世代崇拜着这一片大森林。他們說，有很多

山头是神山，有很多树子是神树。人們是不能触犯神山和神树的。大森林在无人触犯中不知度过了好多个世紀。

但是从清代起，森林已經不安宁。“皇兵”来搶劫过森林，盜走了很多貴重的木材。

国民党在它統治时期里，也在森林留下了罪恶。森林遭到了殘酷的破坏和砍伐。官僚資本家看中了这座綠色的宝库，他們乱砍乱伐，搶走了若干世紀的祖先留下的財富。官僚資本家在森林里設立了伐木厂，这是屠杀、破坏的“工厂”，很多从四川农村逼上山来伐木的农民，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的故乡。僥幸活到現在的伐木者，还記得一首沉痛的歌謠：

雪山披孝布，

別想再回家；

哪年能回去？

杉树开了花。

杉树是永远不开花的，伐木者的生命卖給了官僚資本家，进了森林就永远休想回家。

伐木者和树木同样的遭难。藏民不知为森林、为伐木者念了多少經，为森林和伐木者的命运念了多少“嗎呢”。藏民現在还記得：国民党和官僚資本家有数不清的罪恶，山上的每棵树木都是証人。人們夜半深更从恶梦中惊醒，听見林木在哭泣，听見山崖在呻喚，听見罪恶的枪声在杀害伐木人。婆婆們听了流泪，姑娘們听了不敢打开窗門。好心的人們禱告神山、神树給森林消除苦难。

藏民中流傳着一个述說真理的故事。神山上装着很多宝贝，神树守护着，不准誰去偷盜。怀有坏心的人，走上神山，

神树就会刮起风暴，飞砂走石，把他攆下山来。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家被1949年刮起的大风暴攆下山来了。国民党的政权、官僚资本的寿命，在1949年10月1日就被宣布死亡了。伐木者高举着斧头，冲出森林，第一次看见森林升起了太阳，森林欢呼起来。

神山曾经嘱咐过各家寨子，神树曾经叮咛过猎人、牧民、农民：带有金子的月弯刀和金钢斧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只有他们才能上神山，只有他们才能取到神山的宝贝。神树会给他们引路，会给他们指出宝贝藏着的地方。他们取到了神山的宝贝，会分给藏族各部落，分给每家寨子，分给每个帐篷，分给世界上的人民。大人和孩子会在酥油茶里尝到幸福的滋味，四面八方的人在路上相逢，都会结成亲密的朋友。遍地是装满阳光的温暖房屋，人们住在屋里，享受着幸福和欢乐。

走遍雪山，走遍草地，走遍森林，猎人到处访问带金刚斧的人，牧民和农民到处访问带金子的月弯刀的人。访问到了，找到了。带金子的月弯刀的人，带金刚斧的人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千千万万的人。他们的金子的月弯刀、金刚斧，绣在一面红旗上。红旗下面拥着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有工人，有农民，也有伐木者。旗手就是毛泽东，幸福的太阳。

毛主席派来了一队伐木者，和森林的老伐木工人相逢了。带着金子的月弯刀，带着金刚斧，向大森林来了。藏民认清楚了，这就是神山、神树曾经说过的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于是寨子上的人跳着锅庄，帐篷里的人骑着马，去迎接世界上最好的人。老妈妈说：“你们到神山上去吧，神山上有宝

貝。”年輕人說：“你們找不到路吧，神樹會給你們引路。我們也可以給你們引路。”

神樹引出一條路，神山讓開一條道，伐木者就走進大森林里去了，大森林里升起了一面綉有金刀、金斧的紅旗。神山說過的話，實現了：神樹說過的話，實現了。

伐木者取到了神山的寶貝，取到了森林的木材。這些寶貝，這些木材，鑲在象采虹一樣的成阿公路上，鑲在象金絲帶的成渝鐵路上，鑲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，鑲在奔往社會主義的幸福道路上。藏族的牧民、獵人、農民、喇嘛，各民族的人民，都在火車、汽車里相逢，結成了親密的朋友，大家都交換了心願：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，跟着旗手毛澤東，到社會主義社會去！

各民族的人民，在路上看見很多新房屋、大工廠、學校和禮堂。屋子里裝滿了陽光，住在屋子里享受着幸福和歡樂的，有他們的朋友、兒子和心愛的姑娘。他們在飛馳的車上，急忙地向屋子里的人拋下酥油、糌粑、香茶，急促地說道：“這是從家里帶來的，這是你的母親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兄弟給你帶來的，你們尝尝吧，里面含有神山曾經說過的幸福滋味。”

不知是不是千里風在幫忙傳話，森林里也聽見了旅途上的人們的聲音，聽見向遠方飛馳的汽車、火車的歡叫聲。旅途上的人們呢，在遠方飛馳的車廂里，也聽見了森林傳來的歡騰的伐木聲。車上的人們非常驚異，汽車、火車頭一晚上到了終點站，前面沒有路了！到了明晨，森林飛來的木材又向前鋪了一條新路，路上又涌出了許多新屋，車子又向前飛

馳了。車上的人們忍不住問道：“我們旅行的終點站在哪里？”不知从哪里飛來了回答的聲音：“我們旅行的終點站，是社會主義社會車站，是共產主義社會車站！”人們聽見這幸福的聲音，感到非常滿意了。

這個森林的驚險故事，講到這裡，我也感到非常滿意了。朋友呵，愿你們听了這個故事，也感到滿意吧。

1956年3月9日于理縣米亞羅珊瑚溝的雪棚里

森林炊烟

大森林的林峰，已經长得和雪山尖一样高了。云杉的年紋，不知划过了多少年辰，不知紀載了多少鳥兽的故事，不知野櫻桃結了多少酸果，可有人来采摘过野櫻桃？山花紅开花的时节，是不是看見猎人走进了森林？岩鹿和野牛的寿命最长，它們几輩子在林中，还没有碰見一个人呢。飞鼠吃掉了多少树果，等于吃掉了多少未来的树木；它不会想到有人来把树果采去，播种造林。馬熊、獐子作梦也不曾想到，有誰会来請它們搬家。雪山上飞起的烟霧，林中升起的瘴气，卷走了森林漫长的历史，罩住了森林世界。

有一个青年采伐組来了，他們来探訪几百年养育起来的树海。这个鳥兽生活的世界，开始不安地动蕩起来。

林中的烏烟瘴气，突然襲击伐木者。有几个人中毒倒下了。未倒下的年輕人，在林谷中点燃了石炮。炮声惊醒了沉睡的森林，树木呐喊起来，烏烟从針叶中飞跑了，瘴气从病腐木的身上惊惶地逃走了。森林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，飞鳥走兽胆战心惊地远远躲着，偷瞧着森林突然的变化。

这群勇敢的年輕伐木者，初进森林，还没有找到飲水。这时候正是开春季节，森林还没有解冻，春天迟迟不来。枯水草淹在黑色的淺水里，这片水草地积着死水，水上浮着一层

冰。伐木者打起一碗黑水，水里飄着細微的渣尘，这是草木腐朽的渣渣。黑水沒有气味，誰也不敢喝，怕中毒。大胆的青年，用指头沾了一滴水，送在舌尖上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，別怕，讓我尝尝，看是什么味道，要是有毒，我們就不喝它；沒有毒，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喝了。”他毫沒有想到自己，要是他中了毒呢？同志們心里明白，他是为集体的安全尝水味。

尝水的青年並沒有中毒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劝同志們忍住口渴，不要喝黑水，他又找水去了。

樺树林里，青年在找水。崖石上挂着透明的冰柱，閃着藍白色的光。山水早就斷了，春水還沒有爆发。树下还堆着两三尺深的雪。他想把雪背回去化成水。他記得去年在另一座林子里，也曾喝过雪水，背了一大背兜白雪，燒化了只有一碗水。要背多少雪，才能煮一鍋飯，才够十几个人喝飲呵！但是这儿的雪，下面都埋着腐草朽木，雪也染了毒的呵！他在林子里已經走疲了，身子靠在樺树上。忽然，他的頸子里流进了一絲冰水，抬头看，树上沒有雪，沒有冰，决不是冰雪融化的水。他想起来了，这一定是樺树噴吐出来的水，樺树积有最飽滿的水呵。他找了一棵嫩樺树，用弯刀在树上砍了一条口，插上一枝树杈，一会儿，一股清水順着树杈流下来了。青年弯下腰，嘴含着树杈，吸了一口，又吸了一口。青年欢叫起来了：

“同志們，找着水啦！樺树水，樺树水，帶有甜味的樺树水！”

伐木者用水壺、鉄鍋，接滿了樺树水。人們象得到了仙

水一样的高兴呵！

桦树水再甜，伐木者不敢贪饒地多喝，只能喝一两口。等着燃起炊烟，把水烧开了再喝吧。

水找到了，解决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找水的这位青年，这才放下心来；从衣袋里摸出一包鱼钩，又取出了一包煮熟了的花生米，把花生米安在鱼钩上，又把鱼钩的麻线挂在树杈上，让鱼钩垂在地下。青年在森林的海洋撒下钓鱼钩，你以为是钓鱼么？不，是钓鱼鸡和野鸡。

青年没有耐心来等待狡猾的鸡上钩，他们可要去扯帐篷了。

风暴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在中午就来了。风暴卷着雪浪，呼啸着来了。林中象奔驰着千军万马，卷起滚滚波涛。勇敢的年轻人，站在风暴里，神色不变，比大树站得还坚稳。刚刚把帐篷牵开，风暴沉重地压下来，伐木者勇猛地拉着。风暴又要把帐篷翻上天，伐木者敏捷地把帐篷卷起。风暴咆哮一阵，拖着无力的沙哑的声音，向远方逃跑了。伐木者勇敢地 and 风暴搏斗一阵，胜利了；在静静的绿色的海洋里，撑起了白色的帐篷。

伐木者在帐篷外辟开一块空地，捡起一堆干树杈，撑起两幅三角架，在三角架上横放一根大树枝，吊着铁锅。准备燃起篝火，升起炊烟。

一支肥美的花鸡，挣扎着拍打着翅膀，鸡上钩了。伐木者快乐地笑起来。这是伐木者初进森林的第一件猎物，第一次野餐中的美味。

伐木者在森林中擦燃了第一根火柴，没有被冷风吹熄，

点燃了第一堆篝火，升起了第一股炊烟。十几个伐木者的眼光，瞧着熊熊的篝火，瞧着浓浓的青烟，升在古老的林中；伐木者的感情也象在燃烧，在奔腾。

铁锅里烧着甜甜的桦树水，一口铜锅煮着大米饭，一口锡锅炖着马鸡。伐木者倒了一杯桦树水，慢慢的喝着，尝着那股甜味。在这时候，唯一感到可惜的，是不能把手中这杯甜甜的桦树水，敬给遥远的朋友，没有让朋友分享这杯桦树水，分享森林中的幸福，多么遗憾呵！

篝火在林中燃烧，炊烟在林中缭绕，这是年轻的伐木者在森林中放出的信号。篝火驱散了乌云瘴气，炊烟冲破了迷漫的云雾，告诉林中鸟兽：伐木者胜利了！

要问那位尝毒水的青年是谁，要问这群勇敢的伐木者的名字么，他们说：“你们一定要知道吗？我们的名字写在森林里，你们看吧，我们用斧头和大树写的名字：青年团员，社会主义的突击手。”

炊烟在林峰上骄傲地飞翔。炊烟，时而停在树尖上，抚摸着飞鼠的尾巴；时而在树尖上，大胆地奔跑。我愿森林百鸟的翅膀，借给炊烟，让炊烟飞出森林，飞到遥远的城市和农村的上空，让朋友们看看森林的炊烟，看看突击手升起的信号。

朋友们，你们知道，光比声音跑得快，看见闪电，一会儿就听见了滚滚而来的雷声。朋友们呵，你们看见天空一朵朵的白云，白云带着一缕缕的青纱，那是森林飞来的炊烟；你们看见了森林的炊烟，请注意呵！随着这股炊烟，从远远的天空滚滚而来的，将是社会主义的突击手们的伐木声！

1956年5月7日于理县米亚罗

森林之家

住在城市的朋友們，當你們坐在陽光充足的大樓里辦公，或是在教室里學習時，你們偶爾抬頭看見粗大的屋梁和硃紅大柱，你們可曾聯想到森林里的伐木工人？當晚上你們懷着勞動一天後的愉快走回家去時，你們可曾為給你們采伐木材蓋起宿舍的人祝福，你們是否想到伐木者在夜晚住在森林里的什麼地方？

1954年冬天，我到了川西高原，和伐木工人住在一起，我知道他們的“家”是什麼樣子。現在，就讓我來告訴你們吧。

采伐工人和流送工人都住在大森林里，大森林就是他們的家。他們在森林的海洋里東奔西走，不可能在一個林区定居下來，只能搭起短時間居住的帳篷和工棚。帳篷和工棚都隨着伐木工人的游動而常常搬家。在一個原始林区里，輪流在這兒居住的就有好幾批工人。最早走進原始森林的，是踩划、調查林区的工人，他們把這座林子的樹木調查清楚後，背着帳篷就奔到另一座林子里去了。接着，采伐工人來了，他們搭起帳篷和工棚居住下來，把這個林区的樹子采伐完了，背起帳篷又走了，留下搬不動的木材和樹皮蓋起的工棚，讓集材工人搬進來居住。集材工人把青山采伐了的木材，拖出茅林，放下河里，流送到遙遠的地方。集材工人把這林区的

木材送走完了，他們也走了。接着，清理林場的工人又走进这个林区。最后，撫育新林的工人来了，讓母树順利下种，幼树平安地发育成长，小心地培育着未来的繁茂的森林。

撫育新林的工人走了后，誰又来了呢？我說，最后就沒有人来了——不，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時間，伐木者不会到这里来。也許五十年，一百年以后，这儿已經采伐过的林区，再涌出茂盛的森林，照伐木者的話來說：那时，在这茂盛的森林中，将响起共产主义电气化的伐木声。那时，他們不会再象現在这样背着帳篷搬家，他們将盖起象城市一样的，电灯輝煌的“森林之家”。

目前还有很多的困难，不能盖起舒适的华丽的“森林之家”。我看見伐木者用病腐木材修工棚，舍不得用一箇好木料，伐木者說：“把好木材送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地方去，讓祖国的铁路枕木鋪到社会主义社会，那时，我們再来修建富丽堂皇的‘森林之家’吧。”

伐木者睡在帳篷里，半夜大雪把帳篷压垮了，人們从雪堆里摸着爬出来，他們沒有埋怨一句，还互相取笑道：“喂，爬出来沒有？你不要躲在里头，看明天早晨变成玻璃人啦。”还在雪里沒有爬出来的人說道：“怎么，你就爬出去啦，你真不会享福，老天爷給你添棉絮，你还不領情呀？”大家說笑着在大风雪里忙了半夜，天亮了，提着斧头又去伐木了。

大风雪封鎖了森林，不能出工，工人便張起雪棚，蹲在工棚里学习，打扑克和紙牌。青年工人圍坐在炮堂●里燒起

● 炮堂：專門用来燒火取暖的棚子。

熊熊大火，热气噴上棚頂，瓦板上就漏下雪水来，撒在人們的身上，但誰也沒有感觉似的，还在热心地討論“中国青年”提出的問題：什么是青年的幸福？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才从朝鮮回到祖国，就到森林来伐木，他曾經在志愿軍某师作过通訊員，他說：“在朝鮮战場的冰天雪地里，为祖国，为和平，喝雪水象喝热茶一样，因为志愿軍有一顆火热的心。現在，我在祖国的大森林里，为和平，为社会主义建設，坐在吹雪风、飄雪花的工棚里，讓祖国更多的人坐在装有暖气管和生着火爐的屋子里，这是我們青年伐木工人的幸福。”

伐木者的妻子和孩子，也住在森林里，就在工人住的工棚旁边，搭起了一間間奇怪的小屋：这是用茅竹、树皮、油布、瓦板盖起的屋子，屋里只有一張树桺架起的床，要弯着腰才能跨进屋去。有的工棚架在斜坡上，架成上下两层。上层是两排大鋪，住的是工人。下面一层是一間間小屋，住的是家屬。在城市住慣了的妇女，初进森林，看見这样的屋子，看見这特殊的森林环境，就埋怨着丈夫。但看見自己的丈夫长年地住在森林，心情是那样快乐，自己反而不好意思了。妇女們住下来，日子久了，习惯了，也帮助工人洗洗衣服，縫縫补补，觉得比住在城市还要幸福。

森林給了伐木者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以快乐和幸福。在1955年下半年，已有三个伐木場为职工家屬盖起了漂亮的宿舍。三个伐木場盖了2 520 平方米，有250多間小屋。住在森林里的家屬，十二月就搬下了山，搬进了温暖的新屋，在新居里欢乐地度过了两个新年。一两月后，家家小屋将装上象星星一样的电灯。

妇女們住在新屋里，也在劳动，为工人洗衣服，縫补，推豆腐。这样，有的妇女每月每人就有收入二十多元。家屬委员会已提出了一个計劃，春天土地解冻以后，她們将要提起鋤头开荒，在森林的荒地上，为伐木者种出蔬菜来。到那时，伐木者就不会再吃从几百里外运来的白菜、蘿卜、蒜苔了。

成阿公路上的汽車，駛进理县来苏沟的森林里，車上的旅客們看見公路旁一幢幢整齐的新房屋，看見玻璃窗里露出微笑的面孔，仿佛是在告訴他們，这是伐木工人的宿舍，这是工人新村，这是“森林之家”。为祖国奔忙的客人呵，停車吧，进屋来喝杯热茶再走吧！